



7月19日,洗衣和捕鱼的老年村民。



4月26日,品尝小吃的美国游客。



11月25日,小“穆桂英”和游客。



4月15日,小学生在湖边冲洗自行车。

红人堂·俞丹桦

## 东钱湖边



一转眼,2023年即将过去。

这一年,我进入了在东钱湖边摄影的第七个年头。至此,我已更加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、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等,这给我的摄影创作带来不少益处,知道何时、何处能摄取何类图景,但难免因视觉疲劳遇到创作“瓶颈”,不知何法、何技能实现创新突破。不过,多年养成的热爱摄影、知难而进等习惯,促使我持续在东钱湖边漫步,不厌其烦地从事摄影创作。

这一年,几位好心的摄友建议我少拍东钱湖的照片,多到异地尤其是都市采风。对此,我觉得有其道理,且会适当调整。

但是,今后数年我仍会将东钱湖一带作为摄影主创地,续圆我的“潜湖”“掘井”之梦。不才以为,摄影创作应像读博那般,选择某一领域并专心致志地探索,努力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摄影

之路。

这一年,我在东钱湖边拍的照片,看似随意取之,实为有心拍摄,主要关注了大时代背景下的小地方、小人物和小事情,许多照片均有用处。有的配上文字后及时发表的作品,我视其为平民新闻照片;有的已存入相关文档,拟用于长期类专题组照;有的将作为视觉档案,迟早会捐赠给有关机构收藏。

这一年,随着疫情消退和建设加快,东钱湖一带面貌日新月异,可谓店家频增,游客纷至,新事涌现,这给我提供了新的创作元素。因而,我的摄影作品添了现代时尚气息,减了传统生活内容,多了充满活力的青年,可惜少了守候故土的老人……



扫描二维码可阅读全文



8月26日,黎明时分捕捞鱼虾的渔民。



10月5日,韩岭老街,游客推着各自的宝贝逛街。



8月3日,瓢泼大雨中仍在街头品尝美食的母女。

### 推荐榜



#### 甬上话

抗英雄朱贵,如何从武秀才到骁将



#### 庸星

老底子宁波人这样过冬至



#### 剡溪水暖

如果我不长大,你是不是不会老?



#### 王国海

云上大堰,中国最美的乡愁小镇



#### 虞燕

喜气的大头菜

## 红人堂·陈早挺 笋形水滴

在网上看到一则2013年的“旧闻”:陈鸣远制作的段泥点彩笋形水滴,在中国嘉德以115万元成交。

特意在网上查了陈鸣远,发现他可不是一般的人物。

陈鸣远出生于紫砂世家,是清康熙年间宜兴紫砂名艺人,被称为“壶妖”。

陈鸣远多才多艺,除了制壶,还制作了许多案头陈设的清供雅玩和文房用具,笋形水滴就是其中之一。整件作品细腻写实,栩栩如生,令人拍案叫绝。

看到这个笋形水滴,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,曾在宁波妇儿医院附近的一家宜兴紫砂壶专卖店,买过一个类似的笋形水滴。这个笋形水滴,不知道是谁制作的,估计不会是名家,当时没花多少钱买下来的,但也制作得形象逼真,让人爱不释手。这个水滴,一直放在幸福苑家里的书架上。

我很喜欢这个笋形水滴,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,题目叫《笋形水注》,发表在1999年1月9日《宁波晚报》副刊版。

这里应该解释一下“水滴”了。我在那篇文章里曾写道:“水注,又名砚滴、书滴、水滴、研滴、滴子。”所以“水滴”和“水注”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称谓,它是磨墨时往砚台滴水的一件蓄水文具。

清代胡煦在《周易函书别集》中提到:“书滴,上下两孔,故可以泄水。此即坎卦上下两阴而中阳流动之义。若使塞其一孔,则一孔不泄。”

后来,这个笋形水滴在一次搬家中不见了,怎么找都没找到。我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在什么地方忽然发现它,但奇迹一直没有出现,大概率是在搬家时弄丢了。东西没找到,但有几次它在梦里出现了,仿佛还在书架上摆放着。

也许老天爷知道我喜欢,就给了我重新拥有的机会。老的没找到,让我发现了一个新的。我在鼓楼一家小店里淘到了这个新的笋形水滴。这个水滴,和我原先的那个不仅大小差不多,而且形状也很类似,不同的是,颜色比原来的要偏淡黄些,而且这个水滴的笋背上多了一只青蛙。这只青蛙的形象倒也逼真,但我很不理解,为什么笋背上要放一只青蛙?这里有什么典故吗?我网上查了一下,找不到答案。

这两个笋形水滴,我更喜欢老的那个。加了青蛙,破坏了笋的整体性,有点画蛇添足。虽然有美中不足,但我还是把它买了下来,重新把它放在了书架上。

我又拥有了笋形水滴。

